

世界文化奇观之旅

帕台农神庙

〔英〕玛丽·比尔德 著

The Parthenon

Marry Beard



 商务印书馆

世界文化奇观之旅

帕 台 农 神 庙

〔英〕玛丽·比尔德 著

马 红 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帕台农神庙/(英)比尔德著;马红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世界文化奇观之旅)

ISBN 978 - 7 - 100 - 05777 - 6

I. 帕… II. ①比…②马… III. 古建筑 - 文化 - 希腊 IV. TU - 0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4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文化奇观之旅

帕台农神庙

[英] 玛丽·比尔德 著

马红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777 - 6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4

定价: 14.00 元

历史活在今天

如果谁真能把历史画成一幅长卷,那么“世界文化奇观之旅”的几部小书一定就是这个长卷上最漂亮的几个部分。罗马大角斗场、帕台农神庙、阿尔罕布拉宫等欧洲的古迹从它们的名字到它们当时的作用,吸引着考古学者对它们的探究,也给百姓大众带来了知识性的启迪。

面对这些名胜奇观,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否想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它们当时的作用和我们现在对它们的理解有什么不同?毕竟,我们和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太长太长的距离,一个历史名胜,它的破败会使我们生出沧桑感,它的装饰会让我们感到美的熏陶,它的现代化的环境和布景能够使我们对它感到更真切,减少了我们和远古人物及事件的距离。由此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些奇观告诉我们的故事。但是故事不一定是从最原始的地方讲起,比如罗马大角斗场建成于公元 80 年,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修葺完善的景观。有了这套书,我们可以对这些奇观以及它们代表的文化有更深一点的认识和感觉,而且,由此引发的感触可能就不仅是关于这些奇观本身的了。这种感觉,就是文化不死,传统不死,历史活在今天。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7-8-21

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就在那儿[雅典]……奢华的雅典娜神庙矗立在那儿，蔚为壮观。它被称为帕台农神庙，就在大剧场后面的山上。它给游客们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克里特的赫拉克莱迪斯(Heracleides of Crete)
(公元前 3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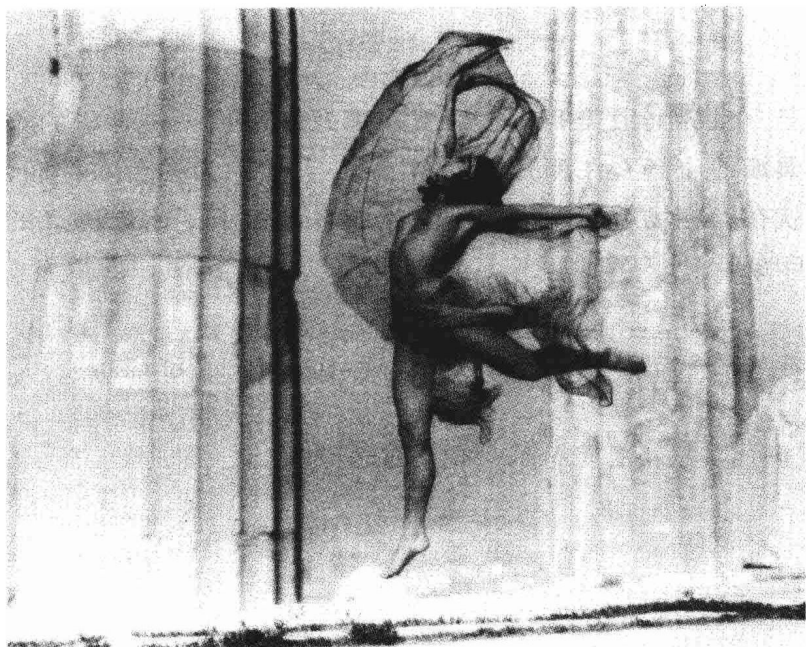


图1 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面对帕台农神庙的时候都会泪眼朦胧。图片所示是一位匈牙利舞蹈家尼科斯卡(Nikolska)于1929年在帕台农的巨型柱石间摆出的造型。美国著名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早在几年前也玩过同样的噱头。

目 录

一 帕台农神庙为什么会令你哭泣·····	1
二 “他们称之为帕台农的庙宇”·····	25
三 “世界上最为精致的清真寺”·····	51
四 从废墟到重建·····	83
五 “雅典的黄金岁月?”·····	115
六 与此同时,在伦敦·····	151
做一次参观?·····	177
关于希腊专有名词·····	183
译名对照表·····	184

一 帕台农神庙为什么 会令你哭泣

真 品^①

190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第一次参观帕台农神庙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那东西真的存在，“就像在学校课本里学到的一样”。弗洛伊德确实花了些时间鼓足勇气去帕台农作一次探访；并且他还非常生动地记录下了他在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的特里雅斯特(Trieste)度过的那段难熬的时光——他难以拿定主意，到底是乘船去雅典呢，还是按照他的原计划驶往希腊的另一个地方科孚岛(Corfu)。而当他最终到达了那里，登上了位于雅典卫城(Acropolis)之上的那堆废墟的时候，那种喜悦和震撼的情绪交织在了一起。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这就仿佛当你正行走在尼斯湖(Loch Ness)边，看到了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被搁浅在岸边，于是，你不得不承认那根本就不是神话。“它的确存在。”并非

^① 此处“真品”(The Real Thing)出自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短篇小说。意思是，和普通的模特相比，货真价实的贵族却无法满足画家所要表达的贵族气质，表达了高贵不能如昨的遗憾和哀叹。此处借用也略有此意。——译者注

2 帕台农神庙



图2 雅典卫城安静的一天。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云集于此。目前,帕台农神庙禁止游客进入,因为一项耗时将达20多年的修缮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残垣内部的脚手架便是见证。

所有的帕台农神庙的崇拜者都有追随弗洛伊德的勇气。不打算冒险去亲眼目睹的人当中就包括这位沃纳·耶格(Werner Jaeger), 20世纪早期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 古希腊文化的热情倡导者。耶格至少曾经到过雅典一次, 但他绝不会再去登临已成废墟的神庙, 因为他担心“真品”也许会令他大失所望。

耶格没有必要担心。在过去的 2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几乎没有哪位游客不竭尽全力地去感受帕台农神庙及其在雅典卫城中所处的令人瞩目的位置: 18 世纪后期, 勇敢的游客们不畏艰难, 不顾战争的威胁、强盗的偷袭以及一些非常可恶的虫子的骚扰, 就是为了能够一睹“真正”的希腊的建筑和雕塑的英姿; 从萧伯纳(Bernard Shaw)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样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和政治家们争相前来, 站在帕台农神庙巨大的石柱间, 泪眼婆娑, 拍照留念(见图 1); 每天, 一车车的游客, 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他们把这里当作他们雅典朝圣之旅的中心, 热切地流连于那些被他们的导游反复叨念的考古细节之中。当然, 游客们是很乖巧世故地相信自己玩得都很开心; 至少在回忆的时候, 那种因为我们觉得应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文化的厚重感也许是那樣的无法抗拒——这些都是事实。然而, 即使是最精彩绝伦的世界文化奇迹, 当你与它们正面相对的时候, 也会带有一丝丝失望的色彩。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蒙娜丽莎》(Mona Lisa)小得让人感到恼怒; 那些坐落在开罗郊区的金字塔(the Pyramids), 如果不是有非常俗气的比萨饼屋(Pizza Hut)设在附近的话, 它们的氛围应该更加理想。而帕台农神庙却不是这样。普照大地的阳光、涌动的人群、对那些在景点的周围试图不按规定路线行走的游客

4 帕台农神庙

吹响警笛的护卫,还有十多年来一直在那里竖立着的脚手架,在这一切的背景之下,帕台农神庙似乎随时都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见图 2)。

那么,乍看起来,现代对于这座丰碑的描述,其溢美之词似乎还在竭尽夸张之能事。其实早在公元 15 世纪的时候,一位富有进取心的、来自意大利东部港口城市安科纳(Ancona)的商人兼教皇大使,当他在 1436 年参观了雅典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那个基调。他写道,在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理石建筑群中……最令我感到无比欣喜的便是那伟大的、精彩绝伦的、坐落在雅典城最高营垒之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Pallas Athena)神庙。这件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的神圣作品拥有 58 根高高矗立的巨大石柱,每根直径 7 英尺,每一面都有最为高贵的图像镶嵌的华丽装饰”。其后的作家、批评家们都在为这样的赞美词添砖加瓦。据此可以推断,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那些热衷于文物的游客们想必在口若悬河地谈论帕台农神庙的“精妙的对称”、“辉煌的构造”以及其“比例的和谐统一”。干脆直说吧,1819 年,刚刚从他的第三次希腊之旅归来的英国著名的旅行家和考古学家爱德华·多德韦尔(Edward Dodwell)信心十足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它是这个世界曾经见到过的最无与伦比的雕刻和建筑的胜利。”然而 100 年后,20 世纪现代主义最著名的预言家,法国著名的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还在钻研着那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手稿,因为他把建筑的全新观点植根于帕台农神庙的绝对完美之中。他在其思想宣言《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一书中写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像它那样的了”。(他在这本书中使用了这

座建筑的照片和贴图多达二十余幅。)在另外一个场合,他以一个更加典型的现代艺术家的口吻表示,“在我的头脑中永远矗立着一个非常清晰的图像:帕台农神庙——生硬、坦诚、经济、极致,是在优雅和恐怖的背景下发出的呐喊”。

仿 造

这样的热情几乎无可避免地会有效仿者紧随其后。在整个西方世界,你会发现各种规格各种材料制成的帕台农神庙的复制品,用以迎合纷繁复杂的各种需要:小到男子衬衣袖口扣链,大到后现代风格的烤箱(1996年由英国雕塑家达伦·拉戈设计制造的最具代表性的厨房用品),一直到结构完整、可以在其中自由进出的大型混凝土复制品。这其中最为夸张的当数位于德国东南部多瑙河边上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瓦尔哈拉殿堂(Walhalla)——这是巴伐利亚(Bavaria)的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的奇思妙想,原本是作为“德意志联盟纪念碑”而修建的。这个建筑主要由路德维希设计,基本上是对帕台农神庙的这样或那样的模仿。而这项建设任务则最终成为建筑师利奥·冯·克伦茨(Leo von Klenze)庞大建筑计划的一部分:坐落于树木覆盖的巴伐利亚风格的“卫城”之上,从外部看,完全是经过过度装饰的帕台农神庙;内部则是日耳曼风格的豪华装饰,摆放了全套的北欧战神婢女的塑像(Valkyries)和德国名人的半身像——从曾经征服过罗马的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Alaric)到19世纪的德国文豪歌德(Goethe)(现在已经经过了扩展和更新,西德的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位列

6 帕台农神庙

其中了)。然而,并非所有这样的工程都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曾经以“北方的雅典”这一别称为荣的爱丁堡市于1816年在埃尔金勋爵的鼓励下开始在卡尔顿山(Calton Hill)上兴建一座看上去像帕台农神庙的滑铁卢战争(Battle of Waterloo)纪念馆,但是到1829年由于资金耗尽,在竖立起了十几根柱子之后便无法继续下去。从此以后,这些矗立着的柱子便成了爱丁堡市(Edinburgh)的骄傲,或者耻辱。曾经有人提出运用高科技的手段,利用玻璃和激光技术将这项工程完成,以此来作为新千年的纪念,但是遭到了当地居民的一致反对。

与此同时,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尚古之风席卷了整个美国的时候,几乎在所有的政府大楼、银行和博物馆中都能见到帕台农神庙复活的身影。这个地方最引以为骄傲的,至少在重建的精准度方面(误差不超过3毫米),当属坐落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常常喜欢被人们称之为“南方雅典”(the Athens of the South)的纳什维尔市(Nashville)的那座帕台农神庙。这一建筑的前身是1897年为了田纳西州的百年博览会(Tennessee Centennial Exposition)而用木材、石膏和砖头搭建的一个亭阁。但是由于纳什维尔市的人民对它情有独钟,所以在博览会结束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个亭子一直保留着。20世纪20年代期间,又用更加耐久的混凝土进行了重建。一尊高达13米的雅典娜女神像——雅典原建筑内的那尊神像的复制品——也终于在1990年揭幕(见图3)。通过美国著名导演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 Altman)的那部嘲讽美国梦、美国演艺业的电影《纳什维尔》(*Nashville*)的影响,这座神庙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名声。这部电影中的最后的场景就是那些其间挂满的美国



图3 纳什维尔帕台农神庙(Nashville Parthenon)里的与真品大小相等的雅典娜神像的复制品。设计者是阿兰·勒魁尔(Alan Le Quire)(就是图中站在女神右腿边的这位)。雅典娜神像的原作是由古希腊雕塑家菲迪亚斯创作完成的。这个菲迪亚斯(Pheidias)的仿制版于1990年揭幕,并且因其考古学意义上的精准而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但是前来参观的游客们需要运用他们的想象力来体会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黄金和象牙。因为勒魁尔不得不采用更为廉价的材料:石膏和玻璃纤维。

国旗的高大的柱子；这里正在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边缘总统候选人上演一出歌唱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益的音乐会；当首席歌手在帕台农的柱廊间被一名莫名其妙的杀手开枪打倒在地的时候，这一典型的美国事件最后便以一个典型的美国式谋杀宣告终结——这就是雅典古典主义和美国星条旗的结合。

“那座我觉得充满了血腥的帕台农神庙……”

若干个世纪以来，在一片对帕台农神庙表达崇敬之情的赞誉声中，确实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声音响起。这是事实。许多游客觉得他们能够承认第一眼看到这座建筑时的感受与他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就更愿意看到更多崩塌的石柱重新竖立起来，他甚至试图主动派遣一支英国海军部队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是当时英国首席海军军务大臣）；而那位来自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魅力超凡的老师马哈菲（J. P. Mahaffy）则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任何如此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在你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都注定给你些许失望（“世上没有任何建筑能够承受得起如此盛名的重负”）；而接着他又向他的读者承诺，如果他们坚持去看第二眼的话，那么帕台农神庙的“荣耀”以及“创造出这一辉煌的伟人们”的高超智慧就会很快显现。只是偶尔你才能够发现一些更加始终一贯地想要压制一下这座神庙傲气的刻薄的企图。当美国小说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选定帕台农神庙作为现代沉闷无聊的典范时，（“它很无聊。几乎没有人愿意费劲去看上一眼——在宣传手册上，它要好看得多。”）他一定非

常享受这种攻击带来的快感；并且设想它在苏联军队的全面攻击之下如何遭受到彻底的毁灭。他写道，至少，如果你是“驻扎在雅典市中心的一个掩体里、把望远镜高高地举在沙袋之上”的那位寻找直接攻击神庙柱廊的北约部队中的陆军上校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觉得帕台农神庙很乏味。文学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大概也有着同样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一个3月的午后，在和一位古典学者朋友饱餐了雅典风味的午餐之后，戈尔丁选择去参观“那座我觉得充满了血腥的帕台农神庙”。那是个阴沉欲雨的下午，刮着强劲的阵风；泥沙扑面而来，使得原本应该大开眼界、尽情欣赏的旅程变得异常艰难。戈尔丁在那个建筑面前停下脚步，只是瞟了一眼，便猛烈地擤起了鼻涕；然后他找到一个舒适的大理石块，坐了下来，回望一眼身后的历史遗迹，便把目光移开，凝视着“比雷埃夫斯^①(Piraeus)的阴沉的工业氛围”以及那些从雅典卫城便依稀可见的艾琉西斯(Eleusis)城中的混凝土建筑。“……他最后很隐讳地表示，‘这就是我所谓的最佳的观看帕台农神庙的方法’。”

然而，大体上看来，即使是最为尖刻的文化批评家，19和20世纪最为刻薄的人们，也都把帕台农神庙看作是“不得擅入”的圣地。我们有理由认为奥斯卡·王尔德会对那个古迹竭尽嘲讽之能事，可是他却似乎完全不接受他的老师对所谓的尴尬的第一印象的怀疑。1877年，马哈菲将王尔德带到希腊去，希望异教徒的古

① 希腊中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雅典西南的萨罗尼克湾上，其港口在公元前5世纪建成，后来经过扩充发展，到19世纪中叶已成为国家的主要海港。在古代，该城与雅典城以一条长墙相连，长墙由两道平行的相距约183米(600英尺)的墙壁组成。——译者注

迹财富能够说服他的弟子不要皈依天主教。根据王尔德对于帕台农神庙的反应,这一抵制罗马天主教教义的行动极其成功,有意思的是,这些在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执笔的一本畅销书里有如是记载:“他非常完整、非常投入地向她描述帕台农,那个神庙——不是一座楼,而是一座神庙。还有对于雅典卫城的第一印象,以及在早晨初升的阳光中拔地而起的那些精致、赤裸的石柱。‘就像偶然遇见了某位洁白的希腊女神……’”几年以后,他把对于那个古老建筑的崇拜转化成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色情诗;至少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读者根据那本诗集去实践过诗歌中的内容——真的用上了她的剪刀。这首题为“卡尔米德斯”^①(Charmides)的、令人不太舒服的诗歌描绘了一位希腊少年在黄昏时刻将自己锁在一座庙里,除去雅典娜神像的饰物,然后一直吻她到天明:

我从不认为情侣会这样约会,
漫漫长夜中他一直呢喃着甜言蜜语,
看着她那可爱的裸露的四肢,不停亲吻
她白皙光洁的胴体却无动于衷。

毋庸讳言,发生这一切的那个庙宇和帕台农神庙有着惊人的相似。

也许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对于帕台农神庙的那种纯粹的热情。她于1906年造访过帕台农;1932

① 古代雅典政治家,“30僭主”之一;柏拉图的叔叔。公元前403年被杀身亡。——译者注